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65, No. 1287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CBETA 掃瞄辨識

No. 1287-A 千松筆記序

觀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利生之談。把一片肝腸。打迭得乾乾淨淨。以應萬機。那有許多齷齪。塞人腸肚。教人成佛。四十九年中。止用一片圓融無礙不思議清淨心為辯才。示人安身立命處。猶龍神現於雲端。往來神變。雲行雨施。善能觀者。見龍真體。不善觀者。謂紙墨文字。故如來文非文也。如來語非語也。轉變神化。言言真體。語語流輝。故云四十九年未嘗曾說一字。纔見世尊肝腸潔淨。令人直下會取。不受人瞞。具眼者那肯食人糟粕。檢人涕吐。如雲門纔見釋迦指天指地。便云。我當時若見。一棒打死。與狗子吃。就把世尊底。掀開用出自家面目。那肯食人殘羹剩飯。所以悟有非常。纔能超世。也須是個人使得。未徹玄宗。浪言見諦。將欲昧人。實以自昧。咨其胸臆。徒滑唇吻。不能了明出佛之機。言不越心。心不越語。心言豈是兩法。懸崖撒手。未肯承當。直下知歸。自然透脫。學者漫自隨文逐義。舉世叫囂。徵逐不醒。如吸狂泉。不知佛祖垂言。直示本體。盡徹纖疑。縱橫如意。可窺心佛之宗。入利津而不染。唯從自己胸襟流出。以應世間。智刃纔揮。纖疑頓斷。為世間之道亦可為。出世間之道亦可把。世間法與出世間法。融作一團。和作一塊。作世間法亦可。作出世間法亦可。離世間法。無出世間法可得。離出世間法。無世間法可得。然雖如是。亦可於世間法內。檢出出世間法。於出世間法內。檢出世間法。纔不溷亂。亦不僮侗。方為具眼。踏翻聖賢窠臼。掀開佛祖家風。可以入魔。可以入佛。不被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縛。灑灑脫脫。纔成個解脫道人。玉既琢而韞璞。劍已淬而含輝。是以念念中。見一切眾生成佛。佛有成否。亦非佛矣。心有古今。亦非心矣。是故釋迦老子。一生活計。不厭之談。示於眾生。不可於說字上。更下註脚。為心佛可也。

No. 1287

千松筆記

諦觀如來千古之雄文。如觀如來千古之心。然則五天正語。充滿闔浮。鳥跡圓音。彌難穿鑿。直餐梵響。何待唐言。紙墨文字間。虛圓妙應。不自為形。而形已露。本來無跡。而跡已彰。言過視聽之外。理出思議之表。文以表心。心為文顯。世人唯以文字而求心。孰知心露皆為文字。故如來血脉。披析詳盡。剖露無餘。如禹之治水。淮陰之用兵。萃然一出。每變每奇。縱橫殺活。莫敢當其銳者。唯一劍之鋒銚。莫能撓觸。把千七百陳爛葛藤。一一斬斷。見聞俱泯。直向千劫已前。與一切人相見。故禹之治水。若九河會流。激流懸瀑。不可挽截者。皆如來一智而流出十二分教。以十二分教。會歸於一心。圓機妙論。巧入深中。數十百萬言籍雲舒。皆貫空有之美。

獨脫於文字之表。懸解於文字之外。皆為活句。絕無文字氣息。即文字而非文字。即言詞而非言詞。直欲令人會取千劫已前。慎勿迷其本而棄其源也。故橫說豎說。不離其本。啐啄同時。嘿會經旨。唯一語之橫流。孰為宗乎。孰為教乎。孰為心乎。孰為佛乎。孰頓孰漸。揮灑如意。擊吐壺歌。洋洋乎其盈耳。煥爛兮其溢目。紛紛欣欣兮其獨樂。當此之時。不知誰為諸佛。誰是眾生。而不以善止。其又何佗求焉。是故谷答樵謳。花迎鳥咲。擴而充之。安蛇足矣。故琅邪覺云。汾陽先師道。汾陽門下。有一西河師子。當門踞坐。但有來者。即便齧殺。作何方便。入得汾陽門。見得汾陽人。瑯邪這裏。也有踞地師子。若有來者。即自喪身失命。作何方便。而入瑯邪門。見瑯邪人。此兩轉語。諸人還檢點得出。方為擇法眼。若不如此。且無安身立命處矣。故吐筆端。趨風傳響。疑滯豁然。非得至人。安能坐斷舌頭。了却千生百劫大事。如千里之馬。馭以孫陽。過都歷塊。直流星一抹哉。

禪宗合論

世尊明星以後。拈華以前。四十九年。婆心太切。向人嘵嘵所說數十百萬言。唯人能讀其死句。而不能讀其活句。如來吐納虛空。提醒人處。直指開口無擬議處。無滲漏處。無穿鑿處。無用心處。如龍藏海。似虎藏林。風雲叱咤。百怪震驚。世尊唯對明星所得遮一段光景。將來露在諸人面前。令一切人。大家檢點看。還為如來。所說十二分之教耶。還為露自己之心耶。既是如來所說之教。云何又言四十九年。未嘗曾說一字。此乃如來自悟曠劫已前面目。渾淪吐出。本地風光。天機渾成。如來妙相。而無咀囁之痕。不廢纖毫之力。和聲吐露。全體示於眾生。圓機頓顯乎詞。收來放去。妙用縱橫。心佛眾生。渾然齊致。真妄物我。舉一全收。而無聖凡之異。無欠無餘。融萬法於一心。了千心於一語。樵歌牧唱。聲色縱橫。炳然齊印。權實雙行。五派分宗。三乘教相。義將安寄。推其鋒鏑。則萬變千奇。窮理盡用。渾然無端。了無絲毫滲漏。亦無一法可得。自然活潑潑地。轉漉漉地。不離如來舌端上。只是要一切人透得遮著子。人人自有一段超然樂處。挾日月而驅風雷。舌端遊戲。為古為律。時露清新。為宗為教。水截蛟螭。陸斷兕虎。杜絕好新樂異。深防穿鑿之徒。千卷之靈奇。如秋毫處於滄海。是以不灑點墨。盡皆必吐之英。弢穎埋鋒。極盡生人之態。果人受諸天之供。沾一味而味味具足。點銅鐵為黃金。抽神奇為臭腐。以道觀言。以言觀道。可以見道。可以窮經。可以勵志。可以察天地。可以知鬼神。可以通百家。開頂門之隻眼。放無上之寶光。孰得孰失。何去何從。故初祖云。淨智妙圓。體自空寂。如是功德。不與世求。須是真參實悟方是用處。而不拖泥帶水。向上玄旨。不作露布葛藤。且道不落死活句。如何道看。

如來所說三乘十二分教。猶海水一味。窮高極深。激而為濤。迴而為瀾。震而為雷。噴而為雨。能隨龍而化三千世界。皆如來舌上之波瀾。汪洋談藝。匠心而出。酬

機訓答。一旦當機。淋漓吐露。觸途無礙。乍分乍合。無損滄海之勢。了無緣影著之乎胸中。現之乎眉睫。亦無殊勝名言。朗然獨脫。唯此虛空活潑潑地。稜稜風骨。融融若春。如衡在鑑。風雷在握。而應當世之務。其神何所不之。是故般若現前。本來具足。不假修為。真智無邊。真心無定。毫無滲漏。人人分上。各各具足。羅山云。玄門無法。不立紀綱。如王寶劍。鋒鋦不可櫻觸。覷之則瞎却人眼。無一語而不單提向上。無一言而不全體獨露。所以釋迦老子。於一切處。成等正覺。若有血氣漢。向這裏著一隻眼。便見自己七縱八橫。絲髮不移。踏著自家本命元辰。元不從人而得。須是猛著精彩觀看。

夫觀於教者。而不能觀於心。能觀於心者。亦能會於教。教從心之所流。如來示於心而說於教。眾生迷於教。而不識於心。教為表顯之法。心為說教之主。識於心而會於教者。更何以加一字於心乎。亦無有一字可當情。千言片語。覷面論心。了然無疑。怡然無怖。猶不能自信。而且各持所見。終不足以愜初心。比之為敲門磚。門既闢而安用之乎。何不觀如來舌端上。放五色電光。還謂如來之真相乎。樂說不窮。任其索隱。汎聲香而不住。括虛空而為量。迷測其源。罔知其末。苟能知心。則萬法皆從我出。清虛簡勝。如聞鄭衛之音。意於言外。千途一轍。念念非別。乾坤寥廓。豎立非他。一念現前。應口而吐。捐盡形骸。全體皆露。本地風光。覷體相見。故萬世以下。而囁嚅者。得其本焉。經之摛揆。旨超文外。讀如來語者。直須了然頓悟。故李長者云。無邊剎境。自佗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而神融骨洽。則曩劫之疑。渙然冰釋矣。詞彩則揭其精華。音韻則響其諧調。是以學來學去。并學亦閑。窮如來之教。亦不存一字於胸中。亦不多讀一字。亦不少讀一字。故云。治世語言。皆順正法。但拔出眾生處處貪著。推靡破執。不得不無。徹名相之藩籬。露真心於唇吻。若作道理見解。終有一點不灑灑在。

教中有梵語唐言。顯說密說。皆如來設教之權。變化之法。世尊撫運。以梵典而開宗。示心為教。言為智炬之輝。虛其襟者。挹其遺風。漱其流者。味其餘津。為祛識之利劍。截妄之寶刀。億曳法蠹之響。而無穿鑿之寶。言有華梵之分。心無唐梵之別。故心之與語。猶利之與刃。而語之於心。猶刃之於利。利之名。非刃也。刃之名。非利也。捨利不可無刃。捨刃不可無利。未聞刃沒而利存。利沒而刃在也。故言無唐梵之分。心有思議之格。豈有唐言而可詮。梵語而不可詮乎。窮緣盡照。顯密一心。皆如來說法之權。以融心之妙。如孤鶴盤空。神龍戲海。

懶菴曰。近世學者。不悟斯旨。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。以禪為宗者非其教。以教為宗者非其禪。遂成兩家之說。互相詆訾。譏譏不能自己。噫。所聞淺陋。一至於此。非愚即狂。甚可嘆息也。

巖頭云。夫唱教。須一一從自己胸襟間吐得出來。與人為榜樣。但於聲色前。不被萬境惑亂。故知經文中。亦有向上一路。如高山出雲。羣峰吐溜。抑何奇也。百川

之水終歸於海。出雲流潤。以澤天下。其何快如之。則彌廓彌虛。如濤如風。著不得纖毫罣礙。以顯於心。

鼓山云。十二分教唱不得。凡聖攝不得。今古流不得。言句該不得。如來以千古之靈奇。吐之胸中。秀媚清新。為古為律。時露合璧。難分楮玉。若不會此。則為世諦流布。即此鋒鋦而直。如太虛織雲。了無所有。

洞山初和尚云。舉唱宗乘。闡揚大教。須得法眼精明。方能鑑辯縑素。切緣真妄一源。水乳同器。到此難分。洞山尋常以心中眼。觀身外相。觀之又觀。乃辨真偽。夫善知識者。驅耕夫之牛。奪飢人之食。直須心境一如。第八識斷一刀。心無滲漏。方有少分相應。故胸中如吞吐長江。骨法齊等。未嘗不為通身吐露。灑灑不為法縛。不可留纖介緣影于胸次乎。

臨濟大師云。你若達得萬法無生。心如幻化。更無一塵一法。處處清淨。無佛無眾生。無古無今。得者便得。不勒時節。亦無修證。無得無失。一切時中。更無別法。設有一法過此。我說如夢如幻。入一切差別境。不能回換。未曾離一念。隨處清淨。道我解禪解道。辯似懸河。皆是造地獄業。若真正學道人。不見世間過。急切要求真正見解。若達真心。悟性圓明。方始了畢。只如十二分教。皆是表顯之說。學者不會。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。皆是依倚。落在因果。未免三界生死。一念心能自在。隨處解脫。如是解得。方始好看教。

如來語皆正言。正言豈可穿鑿。或於巧辯。或示密言。別是一種風骨。絕無煙火氣息。語言世味。翩翩塵埃之外。百鳥爭鳴。松風和韻。皆助如來談柄。誠恐以紙墨文字之講求。皆為思議之言。而非如來之正說也。故巖頭和尚云。大統綱中須識句。若不識句。難作話會。百不思時。喚作正句。學不足以窺無始之宗。言無思以應當世之務。盡徹纖疑。縱橫如意。

夫人自具於眼。方識如來教中真旨。如來之語。言言活潑。語語無定。隨緣應答。如幻如化。如珠走盤。豈能執捉。皆露心之妙。今人執定世間文字看法。而擬如來之語。豈知如來之語。非世間文字也。豈可隨語而生解乎。故華嚴經云。謂知一切法。即心自性。成就慧身。不由他悟。是以法華經云。拔出眾生處處貪著。故智者大師。讀至是曰真精進。是名真法供養處。豁然大悟。還知智者大師。悟箇甚麼道理。方知全部皆一旋陀尼。無穿鑿。無用心。無斷絕。無擬議處。豈得漫自隨其言句而鑿之乎。故教中四無礙者。事無礙。理無礙。事理無礙。獨事事無礙之理。[宋-木+取]難悟者。非是華嚴一經有此四種無礙之理。諸經皆然。此乃如來說法之要綱也。故智者大師。讀法華而悟。遍大地皆法華也。

永明大師云。凡關一切言詮。於圓宗所示。皆為未了文字性離。即是解脫。迷一切諸法之性。向心外取法。而起文字見者。今還將文字對治。示其真實。若悟諸法本源則不見有文字絲毫發現。方知一切法。即心自性。則境智融通。色空俱泯。當此親

證圓明之際。入斯一法平等之時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。何法是祖而可重。何法是頓而可取。何法是漸而可非。則知皆是識心分別。所以祖佛善巧。密布權門。廣備教乘。方便逗會。纔得見性。當下無心。藥病俱消。教觀咸息(出宗鏡錄)。

是故不可執定是非之說。而辯於教。語無是非之性。無是非之念。亦無是非之辯。故語之所發乎未分是非之先。亦無有是非之辯者。乃如來之正念。眾生未變之真。千劫已前之面目。若辯言說是非好醜。則非真面目。皆是識心分別計度。故云。但有言說。都無實義。

心無真妄。真妄起於識想。一念緣起未分之先。孰為佛乎。孰為心乎。孰為法乎。唯用之能迅。無心分別。無心緣念。念念皆心。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。乾識浪於愛憎之表。神理易悟。結習難忘。迷則妄生。悟則妄滅。妄無妄源。豎無初際。既無有始。豈得有終。本際不可得。故生死無有始。臨濟大師云。沿流不止問如何。真照無邊說似他。離相離名人不稟。吹毛用了急須磨。理須頓悟。習須漸除。

大聖人出來。提醒人處。直指眾生千劫已前不曾變壞這段光明。時時搬弄泥團。須自識取。莫為沒溺於紙墨文字間。一離文字。不啻猢猻失樹。便無可安身立命處矣。殊不知文字而不能攝者。形骸之外。肝膽盡露。縱橫馳驟。放去收來。隱隱照映人處。徒與世間人談世間法。不復知有向上事在。無痕跡處。可以檢點。無心識處。可以認取。故棊之道尊。根於音古。與聲器之源。略窺其倪。指法音節。調燮之妙。不詭於正。而喚醒千古人心。

直欲搏取虛空。握筆揮灑。縱橫奇屈。千古合節。如伏櫪老驥。意氣橫溢。穿雲之鵠。目無萬里。便覺天機激觸。露出通身手眼。昔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。曾子曰。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。公明宣曰。安敢不學。宣見夫子居宮庭。親在叱咤之聲。未嘗至於犬馬。宣說之學而未能。宣見夫子而應賓客。恭儉而不懈惰。宣說之學而未能。宣見夫子。而居朝庭。嚴臨之下。而不毀傷。宣說之學而未能。宣說此三者。學而未能。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。曾子避席謝之曰。參不及宣。其學而已。

楞嚴擊節

明 沙門大韶 著
門人 智叡 錄

夫參學之士。須要自得徹底掀翻。豈可就人吻角吃野狐涎唾。他日盡是閻羅老子乞鐵棒的有甚交涉。須從自己真參實悟處。透將出來。那時纔好把釋迦老子野狐涎唾。盡底撒向東洋大海。朕跡不留。從自胸中嘔出。了無凝滯。如珠走盤。不留影跡。馳騁當世。神暉自顧。靡不貫彼精微。收之毫端。放彌六合。須於文字中點出如來之眼。光明遍照。無一語而非世尊全體獨露。無一字而非釋迦老子喪身命處也。蓋生平

學力未精。不能藻鑑而照破生死之根。露出父母未生已前一段光景來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。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。茫然不能照物。無隱無從。不能洞識幽微。究其所真。見無迷悟。心見無分。靡不知有於言煥然如水之質。漫言浩蕩。自成其文。蓋非語言文字理通故也。聖胤流輝。懸河瀉辨。非真見之光明。涅槃元清淨體者乎。今之學者。不能履順而遊性。乘佛理而御心。道眼未明。世出世間常露於前。不能分別。而為千古之靈骨。照破生死之根。方知真藥現前。不能分別者。氣爽神聰。才情風韻。若處太虛之中。飄飄然而露千古之玄風。以應世間。神融骨洽。必須悟此。而視千百世。如同一日。潔然於內。渾然於外。不被世間語言文字之所障礙。是以博採精微。陶容妙義。會契如來之旨。不費纖毫之力。能令學人析理開神。吐棄精華。千秋片語。道波口海。非諸佛之真見。能與於此乎。未嘗知其清虛之體素骨通靈不可染污者。一字不鑿。則心鏡彌朗。聲同金石。皆自丰神透露。妙辨縱橫。而非楞嚴寂滅海中流出者。故心莫之能為隱者。吾人之所不能隱於心矣。是以心見之所難分也。而世無能隱之心。心無能隱之見心之所露。而不能自知者。未有能知於心也。闇昧得耀乎光明。孰為見以全露。直言其歸趣而已。窮萬物之根源。別千靈之作用。方可照明真見。烏謂自己吐出楞嚴大定耶。是以剪截浮辭。恢弘至道。舉其閎綱。原始要終。得其真趣。莫尋枝葉。若江河之流。渙然水釋。蓋有南威之容。乃可論於淑媛。有龍淵之利。乃可議於斷割。敷揚厥旨。驅撫羣言。發前人之未發。泄如來之真髓。可補於將來。靡得而詳焉。昔王敦素問覺範禪師曰。寶公識語。視千百年如一日。此何道而至之。覺範曰。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。有物將至。其兆必先。孔子語也。莫非倒想。倒想若滅。洞見三世。寶公豈有倒想乎。敦素拊掌咲曰。美哉之論。然則倒想寧有道乎。

大佛頂。

即諸佛之果體也。反衰世之陵夷。續眾生之慧命。無古無今。庶不異於真源。即心即用。未嘗不露於項相。一切眾生。不能析如來之見。不能知如來之頂。而顯諸佛之神用也。用眾生之語言也。是眾生自受用之法門也。安身立命處也。世尊點出諸佛之眼。放出頂光也。

妙奢摩它三摩禪那。

這一妙字吐出。與世味同研。庸言庸行。與善惡是非。溶作一團。和作一塊。掀翻理窟。倒翻情境。天然真趣。自然神化。不假雕琢。在世而不為世之所遷。出世而不能融於世者。真淳不剖。為之涅槃元清淨體。是諸佛之本源。流而不散。用而不分。故世尊全體作用。於四十九年之中。未嘗散亂者。唯一妙字。而無知故。謂之奢摩它也。而無明故。謂之三摩。禪那。正三觀中。謂之體真止。識未動故。謂之隨緣方便止。不思議故。謂之不著二邊止。是復真元未散之果體也。淳朴未分之元。世尊欲盡大地眾生皆復真元之體。若用識之所侵。聖德隱矣。元明之體失矣。非三界而三界分矣。無古今而古今別矣。無眾生而眾生之相成矣。是諸佛而作眾生矣。盡大地諸佛

即今皆是盡露蠕動含靈之相矣。把自己一點真元剝之盡矣。唯大聖人出來救之難矣。非大聖不能復其真而滅其識完其體矣。恐天下人。而無有一人能完其心者。無一人能全其心。而證諸佛之果體也。復其本源也。入其大定也。已證涅槃也。識已寂滅也。故大聖人出來。終不把自己之心。而被識所侵故。是以許由箕隱。老聃守中。伏犧畫卦。文王發泄盡矣。聖哲奔忙魯叟彌縫者。世尊以幻化之術。而提醒天下人。而一切眾生。若證自心。方知自心皆為幻化。而幻化皆為自心者矣。是以融萬法於一妙。攝盡大地眾生之心。盡入奢摩禪那之中。故盡大地一切眾生。無一時未嘗不析三摩談禪那融真見論三觀。何嘗曾住口來。

[宋-木+取]初方便。

世尊正把眾生日用三昧。融於奢摩它中。以三摩禪那。溶作[宋-木+取]初方便。作世間法亦可。作出世間法亦可。溶作一團。和作一塊。不可分別。不可卜度。吐將出來。未有咀嚼之痕者。釋迦老子。亦用一毫伎倆不得。用一毫思唯不得。[宋-木+取]初發起一念之時。各人自家檢點看。還能識得千古已前面目否。若能認得此念念分別念念透將出來。還識得是父母未生已前這段光景者。釋迦老子許多臭爛葛藤。一毫也用不著。亦不能舒一毫伎倆。安知一念能知大地眾生盡皆成佛。安知三世諸佛之相盡露眾生之一念乎。其形隱而能顯。其聲露而常藏。以非常之人。能觀非常之形。有非常之眼。不從妄想處出將一個。未有咀嚼之痕的。父母未生已前拋向人前。止要一切人亦不可嚼傷。而自用之斬斷人之卜度。截斷人無始劫前種子。直言之下。更不著纖毫擬議。放出自己光明。照天照地。吐電驚雷。天壤間更有何物而能至於此耶。故釋迦老子。亦用一毫伎倆不得。天然真趣。豈能雕琢心之所露於神。生於識心未動之先。故用無識之心。行於無思之境。故不可以識動之所能侵也。言無凝滯之思。心有能變之識。識所動而真則遺矣。心有明而礙則立矣。明則知而妄則生矣。元明之體失矣。故曰終日用而不知枉入諸趣者矣。是以真心。不能用於世。不能辨於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。彼非所知而知。故能知於世者。非心之所真也。是非之彰。道之所虧也。出於天地。至明至理之所非及也。唯知吾人之所直言者。不可知而為心。不可以明而為道。是以釋迦老子化機被物。唯以辭變而為用也。唯觀辭變為如來無礙之辨而為法也。而窮天下人之心。無有能盡之用。而窮如來變化之機。是以世尊。四十九年。自受用之法門。未嘗曾說一字。而化導眾生。用之四十九年。未嘗有一法與人者。唯以直言其歸趣也。而知言之脉。這一訣竅達磨所傳如來慧命者。勢如懸[糸*系]。世尊未嘗不與道破。在般若會上。則曰如語者。實語者。真語者。不誑語者。不異語者。在法華會上。以三稱誠諦之語。六萬餘言。臨完正稱。授持佛語。唯一直語。而為萬世之師者。其唯大聖歟。非有義於文所可得而言也。是以窮盡萬物之言。不能以直而為言也。言非直而識所侵也。故不能定萬物之心而為真也。不能測萬物之心而為教也。不能融萬物之心而住無思之境也。不能化萬物之機而為各各父母未生已前也。

化柴煮茶

一莖茅上。燎天赤燄常燃。萬指叢中。法供因緣偶爾。茗溪煮作清涼。盡成鑪鞴。鑊湯爐內。誰為出手提携。猛烈燄中。何者將薪就熾。旃檀寸寸。何妨片片將來。瓊樹森森。豈惜枝枝拈出。砍蒼劈翠。截玉剖金。滿擔携來。撲落總非他物。縱橫界內。刈末全得工夫。

化燈油

這一點光。燭三千界。法界之幽途直透。彌勒之內院恒輝。似廣寒宮啟。映寶網之千重。如杲日當空。走金蛇之萬道。觸白毫而遍皆成玉色。照法相而大地盡作黃金。物物騰輝。塵塵互入。噫。莫道不從此處生光。盡是得來發燄。檀那蚤施。仍續此明。拈出些些。莫教常味。

祛虫

生佛同源。性無高下。法身互顯。報有升沉。形分萬品。體列千般。慧孛現於微垣。災異彰於吳地。時當季夏。爍石流金。萬物茂榮之候。松篁吐翠之時。弱植同[序-予+(林/木)]。浮英鬪艷。幽姿傲骨。鬱蒼素質之標。喬木森然。羣芳爛熳之莠。魔業之侵。推雕之剝。乃嚙乃侵。乃柔乃傷。眾芳搖落兮。盡推彙品之華。森然枯槁兮。唯挺孤高之幹。遭其零悴。息歸萎薺。天時之道違和。地利之宜傷毀。未能調叶。致降災愆。伏願。證法相而如屈如曲。現三昧兮如嚙如侵。卸醜形而神通自妙。脫業累而超極樂之邦。仍使松筠含翠。卉木芬芳。復生蕙以標姿。仍挺幹而發莠。

薦親

詎知身類浮萍。命均脆艸。形將物化。驚業海之汪洋。心乃真常。[耳*少]畏塗之遙曠。於乎。法性虛靈。慨親恩之罔極。幽冥杳隔。嗟子道之何申。匪憑我佛之洪慈。曷導冥中之滯魄。於烏。投誠梵院。達愆覺天。一有愧忤之僣。總藉慈悲所憫善來佛子。允副齋心。塵隨空落。正觀第一義天。想與虛隕。深入妙三摩地。無違動止。宴坐水月道場。不問晨晡。成就空華佛事。

資福寺妙宗下火

這個妙宗。常在一毫端上。放大光明。鬻體眼中。照天照地。今日遺下賍私。却在山僧手裡。這鶻臭布衫。脂膏帽子。向人天眾前。投入火光三昧。燃起燎天赤燄。放出性空真火。走却無角鐵牛。跳出金毛獅吼。撞倒弁山峰頂。嚇得須彌倒走。松濤徹底顛狂。林木盡皆哮吼。百鳥哀鳴山川淚流。必竟向何處安身。(打圓相云)却在這裡躲根髻醜。(咄)象王擺脫黃金索。飛騰直入雲端走。

與楞嚴寺性菴下火

從來不識娘生鼻。今日全然通露出。和身跳入太虛空。兩眼分明如電徹。六十餘年不解尋。一朝雲散風前別。走却獐龍獨角新。縱橫法界顛狂決。玉柱雲凝。茗溪流

截。且道性菴上座。必竟在何處安身。(打圓相云)昨宵走却玉麒麟。翻身跳出黃金窟。

千松筆記

門人智 錄

彌勒像讚

這個潑賴。沒些顏顛。常在街頭。慣為乞丐。個大肚皮。唯餘臭穢。內院難容。泥犁有在。(嘆)若將黑墨染虛空。直入地獄如箭射。

觀音像

這個野狐精。裝甚痴模樣。阿誰寫將來。露這醜形狀。終日誑眾生。禮拜觀音像。若還得見伊。痛責三十杖。

達磨像

打落牙的顛胡。藥不死的剩漢。西方不能容汝。東土來此何幹。慣將他人之物誑人。自己無一毫希罕。若還撞見難饒。劈脊還他便棒。

普賢讚

一個普賢騎個象。兩兩分明各一樣。普賢騎象象騎人。鼻孔元來無兩樣。若還檢點得分明。各各也要三十杖。

題楞嚴寺中峰祖師遺笠

彩霞聚處結羅紋。日落山銜頂露痕。雨雪驟時容有笠。電雷迅疾乃知君。餘生活計雙天目。全體風流五色雲。唯此百年遺跡在。何人惆悵罷殷勤。

密藏師遺笠

時將晴笠護螺紋。猶恐神光露頂痕。鄉國不居潛世外。□□遺跡儼身分。幸存滿月今瞻仰。得有圓光孰見聞。華雨一龕山寺振。師身何處不紛紛。

輓蓮渠師

不知寒暑不知秋。歷盡塵緣未得休。鴻雁一聲天外落。山流始見水無流。

與畫工陳居士

描盡江山骨。還能寫自心。試看馳驟處。須認筆頭真。

十二時歌

平旦寅。徹開兩目自分明。[宋-木+取]是此時人靜悄。從來無客到柴門。舒雙足。活如麟。踏破虛空何處塵。相看猿鳥清晨過。咲我山居絕比鄰。

日出卯。照用同時無不了。金烏覲面沒遮瞞。山河大地常皎皎。泥牛吼。石虎惱。海門浪擊紅輪小。鯨鯢吞却須彌峰。試問禪人幾知曉。

食時辰。水漿寒熱自知親。麤麤任緣隨分納。年來年老日全貧。或時吐。或時吞。放去收來與麼人。不聞亞飯吹音樂。到底消磨適楚秦。

禺中已。白雲咲我無名利。空山快樂忘寂喧。此時有鳥聲嬌翠。莫思量。休擬議。知音不是等閑遇。得便逢渠不識渠。死生看來真咲具。

日南午猢猻掛壁能攀舞。懸崖撒手真丈夫。大地由來無寸土。行也麼。坐也麼。東西南北頻周覩。紅光赫赫熾通身。珍重時人莫莽鹵。

日昃未。漁人歛乃江邊去。擎著獰龍定活烹。隨手拈來無不是。潑天風。毋驚畏。澈開羅網包天地。等閑會得者便宜。免使浮塵逐閑氣。

晡時申。林風叱咤吼乾坤。南來片雨分虹斷。北去輕雲擁日輪。江岸裂。江潮分。暮雨瀟瀟到渡津。看來白髮身如雀。濯足松風行路人。

日入酉。過隙光陰如電走。日就月將能幾何。要使時常無捨取。野鳥歸。風篁起。林陰無事獨相倚。二六時看自在身。泥牛吼月西風裏。

黃昏戌。大地茫茫暗似漆。棄暗投明總未真。明暗何須空饒舌。亦無人。亦無佛。大儂口中吹筆粟炎炎六月雪飄飄。弁山峰頂咲不徹。

人定亥。睡熟昏昏主誰在。枕子夢裡咲呵呵。却是東瓜不成隊。露平凝。月沉海。孤鴻呶啞聲旋乃。若能認得這般聲。石人夜坐觀自在。

夜半子。山河沒倒主中主。風吹屋角人不知。茅菴睡在泥團裡。月常圓。雲正駛。石女懷胎牛生駒。晝則饑飡夜則眠。皇家天子皆如筮。

雞鳴丑。覺來路上驚眠狗。泉流風韻瀉秋聲。雲深幽徑無人走。露光明。分好醜。赤肉團上縱橫手。森羅萬象盡紛紛。大地由來不相受。

除夕楊塢

天目分支直奔東。山迴蜿蜒勢寰雄。盤旋拮据數千里。疊翠峰巒幾萬壘。具區北浸連天碧。襟帶長江如迤逶。崗巒挺秀唯霞幕。巖巖露頂參雲霧。數峰旋繞結楊塢。懸崖峭壁山頭顧。峻嶒玉立勢如屏。拱逼奎躔成外護。流泉直下水淙淙。噴雪飛瓊如白鷺。僧房阿閣雲氣連。峰頭日月互吞吐。蒼霞掩映碧瑠璃。岸眉橫雪僧無數。清珠滙渚有蛟龍。巖前怪石如猛虎飄來鍾磬佛聲聲。過嶺飛猿哀[啞-日][啞-日]。澗壑嘒嘒夜更長。松風拂拂晝常吼牧童歛乃不時來。或與樵夫相對喁。我暫棲止西巖下。偶然逢此三十夜。也無一物過新年。菜齏瓔珞充腸罷。瓊枝帶雪燒殘玉。嫩菹先烹未放華。不道老來多意興。喜逢良夕在烟霞。

西方詠

不識東兮不識西。拈來法法盡皆齊。彩雲行處分松影。紅日鯨吞破浪低。青蓮舌現彌陀相。白玉毫分寶劍提。霎時露出那叱眼。孰為生死孰為迷。

戊辰初度

處世幽然渾似夢。顛倒縱橫隨世控。六十年來奔走忙。兩肩荷負皮囊重。豈知足下有駒兒。婉然運載還飛動。馬齒增兮顏漸衰。盈頭白雪身無用。吾今老兮祇自憐。

躡踵已覺頭常痛。聚墨難描八法書。拈來拄杖無能弄。西方必定去不通。驢胎馬腹憑渠送。

又

吾今老兮頭如雪。念念塵心流未滅。時常展動娘生手。春風咲破虛空口。良宵明月太空碧。放情寥廓無休歇。閑時看卷無字經。倦來就枕真妙訣。人生在世不多時。喜得吾生事都畢。莫將塵世為大年。佛祖尚然眼中屑。

歲朝

今朝盡道添一歲。吾道如今減一年。增減去來無定數。唯能消盡世間緣。必須識得緣中主。百千萬劫常如然。無增無減如何道。一句何須用口傳。

看梅四首

萬點蒼山色半青。千峰影落在中庭。隔簾纔覺春風動。滿樹梅花盡吐馨。
一枝香染孤峰頂。嫩蕊偏教聞雪開。虛窓透入花神白。滿面春風笑我來。
懶把羞容嶺畔開。潛身影裏照娥眉。看來滿臉春嬌媚。徹骨冰肌不露懷(水底梅)。
玉繡千峰疑瑞雪。馨香才覺是寒梅。遮閉彩毫唯映白。鷺飛猶自帶春回。

山行道中

笑指山頭不露峰。白雲行處絕狐踪。舉頭見有飛鴻過。穿透雲山幾萬重。
一到溪山月正白。芒鞋踏破太虛碧。柱杖橫肩星斗明。夜深劍吐光芒赤。平分風色在烟霞。彩雲深鎖蒼苔石。俛仰乾坤吾道寬。雁聲喚醒人間客。

病中行脚

一笠翩翩湖海遊。孤雲野雀猜誰留。古來行脚應如此。竭盡精神始得休。踏破艸鞋方到底。掀開雲霧露全眸。指揮自覺千虹斷。談笑初驚五嶽秋。

林雨紛紛點綠苔。晚霞片片映窓來。堦前竹色稍雲碧。庭外輕風捲霧回。嗟我世緣何日盡。栖遲澗壑且忘懷。倘然有日乘鸞去。笑指虛空便擊雷。

送監寺東遊

碧漲苕溪春漫流。主人撥棹向東遊。青山兩岸相隨往。白鷺洲邊破浪頭。

舟行苕上

水滿溪頭月滿流。魚龍無個不吞喉。纔逢禹級三層浪。吐出光明萬里秋。

牧牛詞

這牛兒身強力健。幾人能解牽騎。為貪堤上綠艸嫩。籬籬只管尋芳逐翠。奔馳去不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傾危。爭知道山遙路僻。回首到家遲。牧童今有意。繩頭謹束。鼻索高提。入泥入水。終是不隨伊。莫教去嘯傲長堤。忽驚起萬里雲飛。恐蹣破千頃玻璃。還來吼太虛。

雪中行

乾坤已自露真形。那道輕飄雪未停。卓立千峰誰著眼。蒼山萬點逐流行。

登弁山頂

足下山頭不露尖。雲眠石吼已多年。莫教踏破松梢月。驚散霞飛萬里天。

秋日懷題

一嘯乾坤遍地秋。白雲黃葉滿滄洲。霜天雁過聲留影。曉日鯨吞光滿浮。石隱孤峰銜月吼。霞飛萬里勢含鰐。芙蓉翠色誰為畫。留與人間作話頭。

即事

兩眉已染雪霜琅。千古恒心未得馴。一片彩雲皆內境。何時得到月霜輪。
窓前咲弄筆淋漓。那道縱橫千古奇。風骨飄飄誰自得。虛空點點畫人眉。

千松筆記(終)